

新語文建設論

論新語文運動

李達仁

一代序

一

自新文化建設運動展開以來，隨即展開了新語文運動的討論。這便是楊振聲先生所提出的「文言文與語體文」，李何林先生所提出的「再來一次白話文運動」的問題。此外，對這問題發表意見的，比較知名的是許傑孫用兩先生。楊先生所探討的是文言文或

語體文在人生一般的功用上怎麼樣和文言文或語體文在作爲文學工具時怎麼樣。李何林先生以爲：「在現在，我看也有來一次民國三十年的白話文運動的必要，因爲我們不能袖手等着半封建勢力的消滅，在語言或文學的領域，我們要重新舉起文學革命的大旗！」許先生以爲爲什麼要「再來一次白話文運動」呢，「因爲過去的白話文運動，本身還不澈底，而文言文的殘餘的勢力，也還沒有完全肅清。」孫先生以爲五四以後已經二十多年了，「我們還是喊着『再來一次白話文運動』，實在也太可憐了。」諸位先生語重心長，凡關心新語文建設者，沒有不同情他們的意見的。

然而，對一切問題的最初的討論總是難於深入的，楊李諸先生所提出的問題也就有再加以探討的必要。筆者不揣譾陋，也來一談這個問題。

首先，我不同意這個問題叫做「再來一次白話文運動」。遠在十三年前，在語文改革一連串的討論時，我們已提出過「大眾語」的口號。那時，我們所要建設的是「大眾語」，而已不是五四時代的「白話文」。今天，我們離「五四」已二十六年過去了，中國的現實已向前推進了若干大步，今天的語文運動決不是「五四」時代的「白話文」運動的涵義。它已有了新的意義，新的內容，新的形式。如果我們把今天的文化建設運動叫做「新文化建設運動」是可以的，也就可以把今天的語文運動叫做「新語文運動」。

「新語文運動」是新文化運動的一部分。如果把它孤立起來，我們是不會了解這運動的內容和如何展開這運動的。可惜時至今日，仍有人孤立地看問題，甚至還有人主張以「白話文運動」來完成中國的社會改造，這樣的看法，對於新語文運動的展開是會起某種的阻滯作用的，必須予以廓清。

我以爲要了解新語文運動的內涵，必須先了解新文化的本質。新文化的本質是什麼呢？簡言之，就是民主的，科學的和大眾的。這粗看起來，是和「五四」時代的文化運動的本質差不多的。實則完全不同。「五四」時代，我們所理解的民主，是英美代議制度式的民主，今天的民主是包括全民的民主，它一方面給人民以充分的自由權利，一方面也課人民以重大的義務。舊的民主給一部人以過多的權利，課另一部人以過多的義務；新的民主則給人人以權利，課人人以義務。甚至可以說是權利與義務已辯證地統一在一起。五四時代的所謂科學僅被理解爲一種促進物質文明的工具，而提倡科學的目的乃是富國強兵，趕上歐美；今天所理解的科學，乃是改造自然與社會之一套完整的體系，而提倡的目的是要使人人生活幸福；富國強兵乃是一個手段而已。「大眾的」一詞，則

指明新文化的創造力量之所在和新文化的主人之爲誰。

由於新政治運動之不平衡的展開，新文化運動的發展也是十分不平衡的。這是說，某些方面，某些地區，新文化建設業已有了很好的成績，而在某些方面，某些地區，新文化的嫩芽不獨未能茁壯，而且日近枯萎。敵佔區和某些封建勢力囂張的地方，復古主義正在猖獗。新文化和新思想受到嚴重的打擊與摧殘，時代似乎已倒退到「五四」以前去。孫用先生乃嘆惜再三：「在中國却是循環着兜圈子。」（見孫用作「關於白話文運動」）這是毫不奇怪的，「五四」時代的政治鬥爭是遠比今天單純的。當時，我們的敵人，是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我們的陣容裏包括了一切進步的人士，我們結成了廣泛的聯合戰線。目標顯明，步伐整齊。當時的民族資產階級是政治運動的支柱之一，他們完成了部分的歷史任務。但其後的政治運動的發展，這些人乃起了不可避免的分化。一部分人固仍然參加了進步的政治運動，一部分人却離開了原來的隊伍，和封建殘餘勢力結成了新的反動的壁壘，向革命勢力作浩蕩的進軍。汪精衛的叛國是一個明顯的例子。這是中國革命的內外形勢所決定的。新文化運動在某些地區遭遇到比「五四」時代更嚴重的壓迫，更艱難的環境，並不是意外的。

由於革命力量本身的分化，由於國際反法西斯鬥爭形式的複雜和反法西斯力量組成

分子的複雜，由於反動力量本身所面對的環境的複雜，由於反動力量鬥爭方法運用之靈活，推進新文化運動的鬥爭也就格外複雜。新文化的戰士必須有眼光認識民主招牌後面的反民主，科學招牌後面的反科學。

有了這一點基本認識，乃能認識今天的新語文運動的各種問題。

毋庸諱言，新語文的建設工作是相當艱難的。如果我們從白話文——大眾語——新語文一直順利地努力下來。當已有了很寶貴的收穫。不幸，一方面，文化的戰士日在尋求新語文的建設途徑，而另一方面，人們却在摧殘新語文的新芽。

孫用先生在「關於白話文運動中」說：「照最近的一般的學校的情形看起來。我們知道，文言的勢力實在不能輕視。高小的學生就有用文言文作補充讀物的，初中的學生呢，那就規定了讀文言，一直到大學，至少可以讀十年。而教師們幾乎都是文言的崇拜者；學生做不來白話文不要緊，文言文却要熟讀而且成誦。在這樣的影響之下，學生們還有不想寫文言，不想至少在白話中夾一點文言，不想以能夠寫文言而自豪的嗎？縱使有幾個頭腦清楚的學生，那是少數之少數，擋得住多數的潮流嗎？」這是痛心的話。學校的情形確是如此。其他報章公告的文字也多半是文言，書肆暢銷書是「古文觀止」和「四書」之類。

結果所屈，是識字運動的停頓，是政治水準的無法提高，是新文化運動的遭受阻滯。許傑先生在「論現階段的語文運動」中說：「我們知道，文字語言，原來只是一種思想感情表現的工具，而文言文與白話文的不同，却不僅是思想感情的表現形式的不同，內容決定了形式，意識每先於形式，今日的社會之所以仍舊有文言文的留存，有文言文擁護者的留存，乃是因為今日的社會尚有適合於文言文的表現形式的、封建殘餘的意識留存的緣故。所以，今日之所謂文白之爭，在事實上，早已不是形式上表面上的文白之爭，而却是內在的實質上的一種意識的鬥爭了。」這是極有見地的話。

「五四」時代反對白話文的是封建殘餘勢力，他們反對白話文，也反對一切的新思想和新文化。他們的主張容易遭大家的反對。今天反對，摧殘新語文的就不僅是封建殘餘勢力，還有各式各樣封建殘餘勢力的俘虜。他們不在理論上反對新語文，却在實際工作中進行對新語文的摧殘；他們也喊着新思想和新文化的口號，裝出一副進步的面孔；他們在鬧揚固有文化和接受文化遺產的動人的口號之下，進行文字復古和思想復古的工作。他們的手段比起林紓、章士釗之流來，不知要厲害多少倍，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然而，無論如何，新語文是在循着彎彎曲曲的道路日益進步的，正如政治上的一方

面迅速進步，一方面拚命倒退一樣，在語文運動上，也是進步的在日益千里地向前邁進，開倒車的拚命開倒車。在政治上，今天已無人彰明昭著地反對進步，在語文運動上，也就無人彰明昭著地反對新語文。如果今天的新政治運動不是繞圈子，則今天的新語文運動也就絕不是單純的舊事重提。它是整個的中國新文化運動發展到現階段的必然的產物。

三

許多人以為今天的新語文運動是自話文運動的舊事重提，前面已說過，這是並不正確的意見了。白話文運動時，對文言文是持着根本的反對意見的，一筆抹殺了文言文的長處；對白話文的看法，也欠妥貼。有些人以為白話文長於抒情，只能用為文學的語言，有些人以為白話文關係明瞭，可以用為說理的語言。新語文運動者則對這些問題有了迥然不同的意見。

新語文運動者同意文言文已是死去的語言，就是劉大白之所謂「鬼話文」，但絕不否認文言文在表現舊時代的生活上的完美性。我們試看「離騷」中的這幾句：

「製菱荷以為衣兮，

集芙蓉以爲裳。

不吾知其亦已兮，

苟余情其信芳。

高余冠之岌岌兮，

長余佩之陸離；

芳與澤其雜糅兮，

惟昭質其猶未虧。」

這樣和諧，這樣委婉，誰不承認這是最美的文字。然而，無論它如何美，總是和現代人隔膜的。現代人生活的複雜遠不是昔日的人所能想像，用昔日的語言是無法表現現代生活的。如果有少數的專家浸沉在古籍之中，把文言文的長處完全吸收過來，或巧妙地將其精華融化於新語文裏，我們正歡迎之不暇；而且，事實上融化在現代語中的許多文言的詞，其表現力也是特別強的。例如湘人的土語中，有用以形容人十分憂鬱的「愁眉戚戚」和形容人願意的「心甘情願」等詞，便都是文言文裏的詞語。但在湘中，却是三歲小孩也懂得的。這問題後面再談。

但我們不能否認文言文大體上已是死去的語言，學起來十分的艱難。如果叫中學生或甚至小學生去學習，不但會費力不討好，而且還是一種罪惡，因為這樣會把他們的頭腦弄得胡塗的。我們也不像過去的一些白話文運動者一樣，主張三十歲以後的人再學文言文。如果不研究歷史，不研究古文學，就是終生不學文言文也毫無關係的。這裏，或者有人要說，既如此，試問如何把那些尚活着的文言文詞語融化於現代語中呢？這是沒有問題的。那些專家自然會把他們所攝取的一切有用的東西，普及一般人。

對文言文的看法如此，那些文白優劣論，文言復辟論，就顯然不是我們今天所要討論的對象。

今天文言文在社會上已失去支配的力量，儘管報章的新聞是文言，儘管書肆的暢銷書是「古文觀止」之類，儘管學校的課本大部分是文言，而文學的創作却一式是白話（恕我用這現成名詞），至於年輕人的通訊，則更是一式的白話文。今天，文言文的流佈是靠着一種勉强的努力，這種勉强的努力一旦失去了現實的基礎，文言文的流佈就格外艱難了。新語文運動者對此正不必悲觀。當然，這種勉强的努力是有害於中國新文學的成長的；有害到什麼程度，目前實難以盡言。

對於白話文，新語文運動者已有了一個新的認識。現在流行的白話文，缺點實在太

多，不受過相當的教育，仍然會看不懂，這是一；白話文的文法尚未建立，連斷句都沒有，有一定的標準，顯得很不精確，這是二；歐化的氣味太濃，不能適當地表現此時此地的生活，這是三；文學的語言始終未曾建立，至今沒有一部新文學作品的用語趕得上百數十年前的舊作品「石頭記」，這是四。

因而，新語文的發展途徑，不光在擴大今日所謂白話文的影響，而要向各方面開闢新語文的泉源。最基本的，當然是迅速完成我國的社會改造，以建設全民族的新生活。只有新的生活才會創造新的語言，新的表現方式。但這裏不是說，我們不必作其他方面的努力。其他方面的努力也是促成社會變革的一分力量。

所謂其他方面的努力，即指對語文本身的力求改革，如如何適當地吸取西文的長處，如何從歷代的白話文中攝取精華，如何從方言中吸收可用的成分，從文言中吸收可用的成分均是。至今爲止，恐怕仍只好舉出魯迅來。他的文字是算得善用了西文的，文言的和土語的可用成分的。

四

以下，便談一談對語文本身的改革罷。

至今爲止的中國語文，缺點實在太多，前已言之。除根本的改革有待於社會生活整個的變革，不擬具論外，茲就今日人力所能爲的一析言之：

新語文究竟應成爲一種怎樣的文字呢？這可以分兩方面說：一方面是語文符號的問題，另一方面是結構問題。

關於前者，到底向那一方面發展，還是存漢字而用注音符號，還是廢漢字而作所謂羅馬化，拉丁化？現在誰也不能肯定。但方塊字的壽命將是有限的，有識者就都承認。在這里不必討論。要討論的是後一個問題。

前面說過，今天所謂白話文的缺點是不精確和表現力不夠。其所以不精確是句子的構造簡單，有時不得不借重太多的形容詞和副詞，結果句子就格外累贅，句式就少有變化。因此，也就限制了句子的表現力。把句子解放，使成爲有力的短句，以加強其表現力，魯迅是做過這工作的。而且獨往獨來，已有了很好的成績。如：

「有一天，本級的學生會幹事到我寓裏來了，要借我的講義看。我檢出來交給他們，却只翻檢了一通，並沒有帶走。但他們一走，郵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開看時，第一句是：

「你後悔罷！」」

「藤野先生」中語

這是明白如話，結構很精確的句子，只有魯迅先生寫得出來。但他的行文中所用的「接續詞」還是不少，如果力求減少，將更完美也未可知。

新語文的趨向，恐不免如上所指出的。形容詞、副詞和接續詞力求減少，成為短勁明白。這其實也不是什麼新鮮的意見，歷來，好的文章差不多都合於這個條件。這裏抄一段「紅樓夢」中的對話做個例：

「小紅道：『平姐姐說，我們奶奶問這裏奶奶好。我們二爺沒在家。雖然過了兩天，只管請奶奶放心。等五奶奶好些，我們奶奶還會了五奶奶來瞧奶奶呢。五奶奶前兒打發了人來說，舅奶奶帶信來了，問奶奶好，還要和這裏的姑奶奶尋找幾丸延年神驗萬金丹，若有了，奶奶打發人來，只管送在我們奶奶這裏，明兒有人去，就順路給那邊舅奶奶帶了去。』」（見該書第二十七回）

要向這個方向發展，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收到優良效果的。這要經過一個新語文的普及與提高的艱難過程。

新語文的普及與提高和新文化的普及與提高，在意義上是一樣的。但在新文化運動中，新語文的普及與提高的工作更艱難。為求普及，必須認真推行國語運動，使全國範圍內，人人能懂國語。為求提高，又必須提倡方言文學。把方言的優點發揚，融化到國

語中，成爲大眾的新語文。國語的好處是在人人懂，壞處就在略覺枯燥。「壓根兒」，「煞有介事」，「多早晚」，「紅黑」，「裝佯」，「明裏明堂」這些都是方言，有的習用了，有的還只爲少數人所知。這在語文中是最有表現力的成分。這還僅僅提到字眼兒，至於方言語式的結構更不知有多少精到處。如果使方言的長處發揚，我們的新語文中將不知增加多少精粹的成分，所以提倡國語文學與提倡方言文學乃是普及與提高的問題中，辯證地統一的一對範疇。這是屬於語文的範圍方面的問題。此外，大眾一般語文程度的提高和精粹語文的普及，是新語文普及與提高的另一對範疇。

把文言的有用成分消化在新語文裏，也是重要的工作。也許有人說，既能消化在新語文中的，就不是文言。這論斷是不正確的。明明在文言中存在的成文，只流佈在一定的地點，爲一地區的大衆所習用，這不是文言是什麼？這些成分充分運用到新語文中，是可以構成生動的文字的。而且，有些文言詞語已定型化，它所代表的意義，誰也明白，這也是新語文的好泉源。如「嗚呼哀哉」是文言，我們說：「打下柏林，希特拉就嗚呼哀哉了！」却特別富於表現力。詞語中已帶有對這位法西斯匪首的譴責神情。十多年前，有人非議魯迅文中多文言的成分，不是好文字，這正由於說者不懂得這裏所說的道理。雖然這工作是艱難的，有待於多多的嘗試和研究，

但總不失爲建設新語文的坦途之一。

吸收歐文的長處也是很重要的。其實，這也是個舊問題。前人譯佛經：就遠不如現代人譯歐文的譯得中國化，在許多場合，他們直截了當只譯音。「阿彌陀佛」，「菩薩」，「波羅蜜」等等，都是直譯梵文的音，但現在已經婦孺皆知。歐文的譯音當然有許多不適宜之處，但也不可一概而論。好比「摩登」，「凡士林」，「賜保命」，「引擎」等名，就是音譯來的，但很生動明白，這是一方面。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歐文的語式，有很多足資借鏡的地方，尤其在對話裏，有些歐文語式的簡單明瞭，表現力的強，是今天流行的白話文所遠遠不及。在此，又可以將魯迅的文字作例子，魯迅文字裏的歐化成分甚多，但已融化到恰到好处，文字就顯得格外美。試看下面幾句：

「我似乎遇着了一個霹靂，全體都震悚起來；趕緊去接過來，打開紙包，是四本小小的書，略略一翻，人面的獸，九頭的蛇，……果然都在內。」（「阿長與山海經」）

這和中國習見的句法迥然不一樣，顯然是受了歐文的深刻影響，然而經他的匠心一排列，便顯得格外順流生動。我們對生吞活剝的歐化力持反對，對融化到爐火純青地步的歐化，則認爲乃是建立新語文的有效途徑之一。

這些意見都並不新鮮，但在實踐上，我們仍應作加倍的努力。而且，只有大眾的實踐，新語文才會長出很好的花果來。最近三四年來，因為抗日戰爭的進入更艱難複雜的階段，中國的現實生活是格外多色多聲。這就使得站在最前列的抗日戰士們，在語文的改造上，得到了相當令人滿意的成績。我見過好幾篇文字，寫得格外簡煉，音調和諧，人人能懂，語語可誦，還具有最大的說服力。事實已證明了上面所論述的諸點，在新語文運動中，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一九四五、六、八。附錄附錄

論現階段的語文運動

許 傑

語文改革運動的現階段，爲什麼要提出「再來一次白話文運動」的口號，爲什麼要再來一次白話文運動呢？

這是很顯然的事：因爲過去的白話文運動，本身並不澈底，而文言文的殘餘的勢力，也還沒有完全的肅清。

但是，我們如果問起，這已經有了二十餘年歷史的白話文運動，爲什麼還未能澈底的完成他的任務呢？這問題就比較的深入一層，就不是兩三句話所能够回答得了。

自然，過去二十餘年來白話文運動的不够澈底，白話文運動之未能完成他自己的任務；白話文運動者主觀努力的不够，是不能辭其咎的。但是，如果說今日的白話文運動之所以沒有完成，就完全斷定這是白話文運動者的不够努力，或是根本無須乎白話文運